

他们长眠的地方，我们从未忘记

——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建设始末

在单县城区腹地，占地420亩的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、庄严肃穆。这座承载着鲁苏豫皖边区厚重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，历经八十一载接续建设、修缮提质，铭刻着湖西革命根据地的峥嵘过往，已然成为鲁西南地区缅怀革命先烈、传承红色基因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阵地。

湖西革命烈士陵园的建设历程，是一段铭记英烈功绩、砥砺初心的红色发展史。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，为深切缅怀在湖西根据地浴血奋战、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，湖西地委、专署、军区选址单县古三台旧址，动工修建湖西抗战烈士陵园，正式开启了当地褒扬忠魂、致敬英烈、赓续革命精神的历史篇章。1946年战火重燃，陵园遭炮火重创，初创的红色纪念设施历经磨难。

山河锦绣无恙，我辈永念英烈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满目疮痍的陵园得以重修。1952年，地方政府对陵园开展全面修缮与扩建，并将其正式定名为“湖西革命烈士陵园”。园区新建烈士公墓、纪念馆等基础设施，精心修葺李贞乾等著名烈士陵墓，刘伯承元帅亲笔为烈士墓题词，彼时2641名革命烈士于此安然长眠，陵园由此初步形成规整庄重的纪念格局。

时代发展浪潮中，这座红色阵地持续修缮扩建，面貌焕然一新，功能不断提升。1980年，湖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初步建成，为后续地标建设奠定基础。1984年至1986年，在省级相关部门的

大力支持下，陵园实施全方位提档整修工程，重建纪念塔、改造园区大门、完善配套设施，园区整体风貌和纪念教育功能均得到显著提升。1986年，顺利举办隆重的纪念塔落成大典。

1992年，单县凝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力量开展改扩建工程，新增英雄阁、俊亭长廊、英名碑等20余处特色纪念设施，进一步完善园区整体布局，极大丰富了红色文化载体。2008年，当地投入巨资实施西扩东展提质工程，将园区占地面积拓展至420亩，精心打造“西陵东湖、古堤轴线”特色红色景观，陵园硬件设施、文化氛围、教育服务功能实现全方位提质与优化。

深耕本土红色资源，厚植群众家国情怀。凭借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深厚的红色底蕴，湖西革命烈士陵园2001年获评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馆保护单位，2020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名录。目前，陵园共安葬革命烈士2649名。一块块石碑上镌刻着烈士英名，静静诉说着湖西军民不屈不挠、奋勇抗争的壮阔革命史。

八秩丰碑巍然屹立，红色薪火代代相传。从战火岁月艰难初创到和平年代改造升级，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历经数次修缮扩建，育人铸魂的初心始终未变。

今后，单县将持续深耕红色资源保护、挖掘、活化利用工作，用心用情讲好湖西红色革命故事，大力弘扬英烈精神，让红色基因薪火永续、历久弥新。

文图 刘波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轱辘」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方言识一乡人。鲁西南大地，黄河蜿蜒流淌，几千年的人口、文化融合交汇，产生了繁多的方言土语。在众多鲁西南方言土语里，“轱辘”一词是一个特殊的词语，丰富多变，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。

“轱辘”的本义是指车轮，如自行车轱辘，是作为名词使用的。而在方言中，它还有一个十分实用的含义——表示一段不远的距离，这也是它最具地方特色的用法。早年日子贫困，乡邻串亲，赶集大多靠步行，路上遇到赶马车或骑自行车的乡亲，常有这样的对话：“上车吧！我捎你一轱辘（音），省得你走路了。”这里的“一轱辘”不是指一个车轮，而是一种口语化的模糊表达，大概是两三里路，也许几百米，是到家的距离，没有精确数值，却充满鲁西南人的温情与实在。如今家家有车，使用这个词的多是散步锻炼的人，一句“走一轱辘”便把距离说明白了。这是一个只能意会的距离。

“轱辘”还有“滚动”的意思。秋日里，晒好的玉米棒子从房上滑落下来，小孩会急着告诉大人：“棒子从房上轱辘下来啦！”这个词自带画面感，把动态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仿佛亲眼见到那滚动的场景。

此外，“轱辘”还与体育紧密相连。鲁西南是武术之乡，小孩练习摔跤，大人不说“摔跤”，而是笑着说“撂轱辘”。鲁西南的孩童大多调皮好动，在村口、田间的小路上追逐打闹，不小心摔一跤，大人见了会说：“这孩子，又摔了一轱辘！”

在鲁西南农家，还有一种工具被称为“木头轱辘”，不是车轮，而是过去女人纳鞋底时不可或缺的工具。从前的农家，男人的鞋都是自己媳妇做的布鞋，鞋底是用布糊的裕褡做的，又硬又结实，需要用几层裕褡，粗线密密纳在一起。普通金属顶针不好用，因为没有力度，且金属对金属，容易从针鼻处断针，而木头轱辘则好用得多。它多用枣木、槐木制成，呈圆柱形，女人们把它攥在手心，顶针进针，拉线拽线，省力又紧实。时间长了，木头轱辘上密密麻麻都是小孔。如今手工鞋底已消失，木头轱辘也淡出了生活，却承载着鲁西南女人的勤劳与智慧。

“轱辘”还走进了孩童的游戏。鲁西南盛产青山羊，逢年过节炖羊肉时，孩子们最期待的便是羊腿关节处的小骨头，俗称“轱辘嘴”。经过清洗晾晒，就成了孩子们的玩具。孩子们把轱辘嘴染成五颜六色，四个、六个一组，配上装满玉米粒的沙包，几人比赛：单手抓住所有轱辘嘴并抛起沙包，在接沙包的同时撒下，再抓起相同姿势的轱辘嘴接住沙包。四种姿势分为“眼”（50分）、“肚”（20分）、“百”（100分）、“丑”（10分），直上直下非常稀少的姿势按“正”（2万分）、“反”（1万分）计算，比赛谁抓的分高。如接不住沙包或抓错，算失败。孩子们往往一玩一下午，童年时光悠然而过。小小的轱辘嘴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印记。

时代在发展，方言也在不断演变，但“轱辘”这个词依然在民间流传，承载着人们对乡土的眷恋，对过往生活的怀念。它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明珠，在鲁西南方言的长河中熠熠生辉……

张长国

菏泽地名前世今生

唐

唐官屯是郓城县唐屯镇的一个行政村，位于县城西南17千米处。据《唐氏族谱》记载，唐氏始祖唐敬宗，明洪武年间为行营右营长，后升任护粮都尉，敕封武毅将军。明朝永乐二年（1404）迁此建村，取名唐官屯。明万历年间，唐氏十五世祖唐云登为人正直，威望颇高，村子随之改称为唐云登屯。清朝宣统年间，恢复原名唐官屯。

唐官屯清朝末年属郓城县玉西里，1928年归郓城县五区，1940年属郓南县五区，1942年属郓县巨野办事处，1943年属临泽县，1944年划归郓县巨野五区，1949年划归郓城县四区，1952年属七区。1958年秋建立唐官屯大队，属武安公社。1979年划归郓县公社，1984年改为唐官屯村民委员会。

该村共有唐、庞、李、林、车、樊、马七个姓氏。庞氏先祖于明朝永乐四年迁此居住，清朝中期有“八千丁庞”之称。李氏先祖于明朝永乐四年从烟台后李家寨来此定居，建有“锡顶楼”。林氏于明朝永乐年间来此定居。樊氏于清道光年间由本县八里河前街迁此定居。

1947年6月30日，刘邓大军强渡黄河，首战郓城。攻克郓城后，指挥部设在唐官屯村樊祥臻家中。刘伯承住主房西屋，邓小平住西厢房，两位首长在此指挥了鲁西南战役。

唐官屯村干部群众热情欢迎刘邓首长。村干部组织民兵在村外布下暗哨，注意村外动向。村民们自发切断对外联系，献出西瓜、白面、鸡蛋等食物；妇女们为战士们缝补衣被、做军鞋。这些行动深深感动了刘邓首长。18天后，刘邓首长离开时，邓小平讲到：“身经百战，驻扎千村，都没有唐官屯的群众……我们现在流血牺牲，就是为了乡亲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20世纪80年代，山东电视台采访北海舰队司令员杨国雨。他当时是第二野战军总部军事科科长，住在主房东屋。忆起在唐官屯的18个日夜，他眼含热泪，细数着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一件件动人过往。

近年来，中央电视台、八一电影制片厂、山东省话剧院及省市党史部门等单位，先后来此采访。1998年，樊祥臻将刘邓首长办公所用的桌椅，郑重捐赠给了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。这一感人事迹，还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。

唐官屯村现有639户、2000余人，约3650亩耕地。日东高速从村南穿过，西临郓河，旱能浇，涝能排。如今，村内街道整洁，楼房林立，村民过上了安定、文明、幸福的好日子。

魏建国



分工记

民谣曰：工分工分，社员命根。又曰：队里活，真得磨，磨到黑，给工分。又曰：当面鼓，对面锣，得罪了队长派活，得罪了会计用笔戳，得罪了保管压秤砣，得罪了队长没法活。

人民公社时期，每天去队部记工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集体劳动出力大小，凭的就是每天劳动获得的分值。工分，是乡村里的硬通货。社员们靠力气、靠手艺、靠勤恳挣工分。壮劳力下地耕田、割麦、挑担，一天记十分；妇女插秧、锄草、喂猪、纺线，记七八分；半大孩子放牛、割草、拾粪，也能挣上三五分。年底就凭这些工分分粮、分柴、分油，每一分都连着全家老小的柴米与全年的盼头。20世纪70年代，一天十个工分仅值人民币两三角钱。

记工分，是中国乡村一段深刻而独特的记忆，曾是集体生活中最日常、最郑重的仪式。一本记工分册、一支钢笔、一声吆喝，便串起一个时代的乡土秩序与烟火人情。

傍晚收工，炊烟升起，记工分身边最热闹。大家围在一起，自报活计，当众评议。谁出力多，谁干活细，谁迟到早退，都摆在明面上说。乡村里所谓最朴素的公道人心，就在这一句句评说、一笔笔记录里。

年终，是最牵动人心的决算时刻：要按工分多少分粮、分钱、分油、分棉。工分多的人家，粮仓满，心气足；家里劳力少的，集体也会兜底照顾，不至于挨饿。一本工分册，记的不只是劳动数量，更是一个村庄的互助、厚道与情义。

如今，生产队的哨声早已远去，记工分的场景也成了往事。但那段岁月里，人们日出而作、守望相助的精神，依然留在民间。记工分，记的是一代人的辛劳与坚守，更是中国乡村一段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菏泽，被写进大汉“出生证明”的地方

——官垆堆前说汉源

在定陶区仿山镇姜楼村南500米处，有一座黄土垆堆，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间。当地人都习惯叫它“官垆堆”，说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称帝时的“登基台”，还有人称它为“皇上台”“受命坛”“即位坛”等。据村内一位老人介绍，垆堆前原来有个“垆堆庙”，奉祀的“垆堆爷”就是刘邦，今已无存。

近看“官垆堆”，呈不规则覆斗状，南北长30至60米，东西宽15至48米，地表高6至8米。东面有一条新铺不久的青砖步道，沿斜坡上31级青石台阶可登顶。顶上西边有几棵榆树，树上有面旌旗，旗面上有个大大的“汉”字。风吹猎猎作响，仿佛在称颂着那个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庄严时刻。

垆堆东侧有两座新立的石碑。一个是横碑，庄重而典雅，正面刻“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”“官垆堆遗址”，款为“菏泽市人民政府2018年立”。另一个是竖碑，高大而雄伟，上有盘龙，下有龟趺，正面刻“汉高祖刘邦登基处，中华汉文化发源地纪念碑”，款为“菏泽市中华文化促进会2021年立”，背面刻有碑文“汉高祖刘邦功德颂”。

2200多年前，这里是整个华夏最庄严的制高点——刘邦称帝的登基台。正是这方被黄河泥沙反复冲刷的鲁西南平原，见证了布衣天子走向九五至尊的第一步，也悄然把菏泽写进了大汉王朝的“出生证明”中。正可谓：“一座黄土堆，千年帝王封。布衣登基，炎黄肇基，功在千秋，彪炳史册。”

刘邦（前256年—前195年），字季，沛郡丰邑（今徐州丰县）人。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，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。

秦末陈胜起义后，刘邦被沛县父老拥立为沛公。萧何、曹参等人聚拢辅佐，招募沛县子弟3000人，举旗响应起义，随后投奔项梁，在鲁西南一带转战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208年，项梁命沛公、项羽分兵攻打城阳，又攻克亢父、定陶。不久，秦军夜袭定陶，项梁战死。刘邦在宛南收拢散兵，退守砀郡。公元前207年，刘邦奉楚怀王诏令率军西征，次年率先攻入咸阳，以约法三章赢得民心。此后历经楚汉相争，公元前202年，垆下一战击溃项羽，楚政权就此覆灭。

凯旋之师在定陶停下脚步。此时的刘邦已54岁，自芒砀山起兵历经征战五年，虽须发皆白，却早已名动天下。二月甲午日，梁王彭越、楚王韩信、淮南王英布等七位诸侯联名劝进，刘邦“三次辞让”，最后“不得已”答应在此登基，这也成为了历代开国之模板。

据记载，定陶城外汜水北岸，原有一处天然土丘，后人称官垆堆，也就是汉代的受命坛。楚汉相争落幕之后，众人在此夯筑三层祭坛，举行登基大典。此地虽无咸阳宫的殿宇重楼，却成为大汉王朝的起点。诸侯群臣分列坛下，共呼万岁，声响回荡山野，传至数里之外。

登坛受命，接受诸侯将相的朝拜推戴，只短短一刻，布衣刘季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，庙号高祖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记下这一时刻——位在泗水之阳（丰沛）的平民从此君临天下。这一黄土堆成为了汉族政治的重要策源地，开启了王朝的恢弘篇章，使中国进入了汉的时代。

刘邦为何选择在此登基？首先，天下大势已定，但楚军残余尚存，且以韩信、彭越为代表的内部势力集团各据一方，威胁中央。在此地登基，既可确立君臣关系以镇抚各方，又能立即夺韩信兵权、安定彭越。其次，定陶为其龙兴之地，刘邦借刘氏为尧之苗裔之说，在此称帝可彰显政权合法性。再者，定陶作为“天下之中”的繁华都市，水网纵横，粮草军需充裕。

刘邦称帝，还离不开身边两位祖籍菏泽的女子。一位是吕雉，单父（今单县）人，刘邦结发妻子，其兄随刘邦起事，吕雉也曾因刘邦入狱受辱。刘邦称帝后立其为皇后。今潘庄村有座“吕后庙”。另一位是戚姬，定陶戚家庄人，曾营救刘邦于枯井，深得宠爱，能歌善舞，常年随军。《汉书》有记：“汉王得定陶戚姬，爱幸，生赵隐王如意。”今戚姬寺村还有一口“藏龙井”。

刘邦以“汉”为国号，开启了四百年秦汉之基，“汉人”“汉族”“汉语”“汉字”之名自此遍布华夏，这大国崛起的第一声号角，也久久地回荡在了菏泽的春风里。

北宋熙宁十年（1077），黄河决口，汜水被吞噬。泥沙年复一年堆积，昔日“登基台”竟成一座土丘。明清地方志里只剩一个名字——“官垆堆”，标注模糊，“相传汉高祖曾驻蹕于此”。



官垆堆纪念碑和遗址碑

1963年，山东省博物馆文保人员来此考察，钻探出灰层、夯土层、烧土面及蚌壳坑等，出土石刀、骨器、陶片，证实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存。夯土层中夹杂汉代绳纹瓦当和兵器铜残片，佐证此处为刘邦登基的受命坛（俗称官垆堆）。1979年，定陶县革命委员会将其列为县级文保单位。1992年，“官垆堆”被列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18年立碑为记。2021年，定陶区政府辟地30亩，规划为遗址公园。

有趣的是，当地百姓用另一种方式记住了它：麦收时让孩子绕垆堆转三圈“踩龙气”，读书聪慧；节庆时到顶上插五色旗，图“皇恩庇佑”。传统的仪式，把帝王的“登基台”打磨成了民间信仰的“风水堆”。还有人立庙，奉祀刘邦为“垆堆爷”，期望其“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。文图 邓文献

